

郭小峰侦探推理系列

解决之道

范青 著

“现在你终于可以高高在上，毫无付出，仅用唾沫星子就可以成全自己高尚的美名，反正痛苦和付出的都是其他人！”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解决之道

郭小峰侦探推理系列



范青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解决之道 / 范青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9

(郭小峰侦探推理系列)

ISBN 978-7-5399-5516-2

I. ①解… II. ①范…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2019 号

书 名 解决之道

著 者 范 青

责任编辑 胡 泊 刘 佳 王一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516-2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解决之道 001

选择 097

解决之道>>>

小强说：“爸爸，我有一件心事，想请您帮助解决。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上小学后，爸爸又让我学钢琴，现在又让我学围棋。我学了一个月，才刚刚入门。我同时学，会不会影响哪一门的学习呢？”

爸爸问：“你是在学围棋的过程中，觉得学围棋和学钢琴、画画有什么冲突吗？比如学围棋会影响学钢琴、画画的时间吗？”

小强说：“爸爸，您说得对。我学围棋的时候，确实会占用学钢琴和画画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学围棋可以锻炼我的思维能力，学钢琴可以锻炼我的手指灵活性，画画可以锻炼我的审美能力。我觉得这三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您觉得呢？”

爸爸说：“小强，你很有想法。爸爸建议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合理安排时间，做到劳逸结合。爸爸相信你一定能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

1

一边走，郭小峰一边兴奋地想象着自己几个月未见的女儿爱梅会是一副什么模样。自从女儿来北京上大学之后，几个月才能见到女儿一回的他，就常常想象着女儿的状态。

应该在紧张的复习吧？他充满期待地先幻想出一个令自己欣慰的场景，马上就要放寒假了，也应该是考试期，复习——应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但，素来的理智随即像一把公正而严厉的小锤子梆梆地在他的脑子里敲打起来，使他立刻回忆起自从女儿离家读大学后，每次他们父女通电话，电话那端总是女儿叽叽喳喳地啰嗦别人的事，而她——还总是那个插进去管一管的角色。没有了高考压力之后的女儿，爱管闲事、抱打不平的脾气像施了过量激素的农作物那样疯长起来。而事情又总是这样，越爱管，就越有事可管。

也许——他很不情愿地想到——女儿正神采激昂地操别人

的闲心，这念头刚一闪现，他就马上坚决地摇摇头，希望甩掉这让自己不痛快的画面，并且开始坚决努力地只想象女儿正在发奋苦读的情景。可惜，那个刚刚一闪而过的念头却开始鬼鬼祟祟地不时冒出来，然后又大摇大摆地稳居其中，直到占据了全部位置。

终于——他有些唉声叹气地到了学校，而且，仿佛为了证明自己的料事如神，他第一眼看到的——果然——就是女儿挥舞的胳膊。

他松了口气，带着早已料到的放心表情赶紧上前询问。

“出了什么事？”一边说着，一边顺便找机会巧妙地把女儿的胳膊送回到安静时该待的位置。

“太可气了！”见到好久未曾谋面的爸爸似乎也没有平息爱梅的激动，依然一脸愤愤，“我讨厌歧视。”

“当然，我们都讨厌，可到底出了什么事？应该和你无关吧？”郭小峰本能地有了几分紧张。

“没什么直接关系。”

“噢——”

“你干吗松口气？”郭爱梅不满的矛头随即转向了爸爸，非常厉害地责问道，“爸爸，人和人都是有关系的，今天被歧视的是她，明天就可能是我，别忘了海明威的名言——丧钟为谁而鸣！亏你还是警察！”

深谙女儿脾气的郭小峰眼珠都没转一下，立刻抚慰地赞同道：

“当然，当然，你要好好跟我谈谈。”说着，又故意略露痛

苦表情：“食堂还有饭吗？为了来看你，我还没吃午饭呢。”

一霎间，爱梅立刻收回了指责的表情，换上了关切的眼神：

“真的？爸你饿坏了吧？现在都一点多了，食堂的饭都不好，我们去小餐厅吧，我带你去。”

学校的小餐厅和外面的餐馆没什么区别，走进茶色的玻璃门，他们选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悄悄按了按还饱满的胃（他已经吃过午饭了），郭小峰面不改色地撒谎道：

“我早上吃的晚，其实也并不太饿，只要一小碗汤面就可以了。”

“行吗？”

“行。”郭小峰喝了口服务员刚刚给斟上的免费茶水——相当不敢恭维的口味，“我们单位新来了一个素食主义者，她告诉我，饥饿使人更聪明也更长寿，尤其到了我这年纪，更是饿着比饱着强，为了活得长些，我决定实践实践。”

“嗤——”爱梅讪笑起来。

看着已经平静下来的女儿，郭小峰顺手拿起一双筷子一边漫不经心地把玩着，一边问：“到底什么事让你这么激动？”

“啊，就是为我一个同学妈妈的事。”

“同学的妈妈？”郭小峰吃惊地喊道，“看来你关心的范围又扩大了。”

“喂——”爱梅刚才还笑嘻嘻的眼睛立刻又正义地竖了起来：

“你什么意思，那同学还是老乡呢！当然，他家是农村的，

经济条件特别差。老天爷！现在可真是个学生倒霉的年头，学费贵得吓人，工作倒难找得可怕！”

“哦？如果是这样，那我倒觉得说这是个家长倒霉的年头更公平。”郭小峰咕哝着更正，“学费可是要我们做爹娘的想法子，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熬出头。”

“那就是都倒霉的年头。”郭爱梅难得没有和爸爸抬杠，“可又不能不上，我这同学比我高两届，成绩不错，化学系的，准备考研究生，这法子不错，免得在大学生最过剩的时代找饭碗，天，太难了！”

“可会不会等他毕业了研究生也过剩？”

“谁知道？也许吧！现在什么也说不好，反正先‘缓刑三年’吧。”郭爱梅没有理会爸爸不以为然的撇嘴，自顾说，

“可上研究生还需要很多学费。本来他家就穷得负债累累，你知道吗？他大学学费都没交齐，现在学校下了文件，说欠费人太多，从现在起，交不起学费不给学位，够狠了吧！偏偏雪上加霜，他妈妈前天晚上下班的时候突然又被单位无缘无故撵走了！来我们这儿伤心得直哭。昨天，她又回去求了一天，那个死经理就是不同意！太可恨了，哼！今天下午我决定过去问问！不能随便欺负我们外地人。”

“你去？”郭小峰手里的筷子掉到了桌子上，然后又骨碌碌滚到了地上，他顾不上去拣，急着问，“你不要复习功课考试吗？”

爱梅心领神会地撇撇嘴，弯腰拣起筷子放到了一边，抽出一双新筷子递了过去，然后拖着长腔回答道：

“放——心——吧，我们已经完全考完了，而且，我感觉考得还不赖，现在就等着放假了。”

郭小峰长出一口气，“噢——”

这时，一股香喷喷的西红柿炒鸡蛋的香味儿飘了过来。

他忍不住动了动鼻子，还未回头，一碗西红柿鸡蛋汤面就摆在他的面前了，郭小峰看到稀稀的面条上除了红黄相间的西红柿和鸡蛋，还有绿绿的小白菜、胖胖的黑木耳、瘦瘦的金针菇相间摆放，配着那热腾腾的浓郁的炒鸡蛋的香味，让他毫无食欲的舌头忍不住动了动，只是还饱满的胃比较无动于衷，他开始后悔刚才午饭吃得比较饱。

勉强用筷子挑起一个木耳塞到嘴里，郭小峰开始考虑如何平息女儿那容易激动的情绪。

“爱梅，他妈妈失去工作可能有很多原因，可能是不胜任，你怎么就能断言是受欺负呢？”

“怎么会不胜任？不过是做清洁嘛！而且是在商住公寓里，打扫打扫卫生能难到哪里去？又不是做蜘蛛人，嫌她腿脚不利索，开了！我都打听清楚了。她说，到晚上下班的时候，那个经理突然就通知她说：‘现在不需要这么多人，明天不用来了！’——这不是欺负是什么？”

事实到底是怎样的！“被开除也许是因为她清洁搞得不好，做保洁也有干得认真不认真的区别，因此被开除也不能算过分。”

“即使如此，那也不用搞的那么绝嘛！说不用就不用，快过

年了，来这么一手，太不厚道了。”

“那也没法子，总有不厚道的人，对了？反正也快过年了，索性换个工作不更好？北京保洁员的工作很难找吗？”

“那倒不难找，我们学校附近的保洁公司就常年招聘保洁员，工资也不低，干好了可能还更高呢，她一个月好像只有五六百，顶多七百吧。不过他妈说，在那个公寓做了一年了，工资虽然不高，可活儿不算累，里面的人也不错，做起来轻松也没危险。在保洁公司做，什么样的活都有，有的危险，有的太累。所以还想回去做。另外，他妈说，关键是好端端的就把她开了，心里不服。还有——”

爱梅瞟一眼已经不那么热腾腾的汤面，体贴地建议：

“爸，你不用一直听我说，可以边吃边听的。”

郭小峰赶紧低下头去吃一口那碗想吃却没胃口的面条，然后含糊地回答：

“我觉得，事情都有不同的解决之道，你干吗不劝劝她别那么固执？”

“劝了。”郭爱梅闷声说，“我们都劝了，连她儿子也劝，可没文化的人就是固执，认死理，她说她可以自己走，可不能被人无缘无故开了。怎么说呢？套用宋丹丹那句有名的小品名言——伤自尊了！”

“真的？”郭小峰含着满口面条看女儿一眼，“还是个古怪脾气哪！既然这样，那一会儿我和你一起去说理，也许能帮上忙呢。”

广进公寓是由数栋三层日式小楼组成的，虽然是白天，从门口望去，整个院子依然比较安静，而且十分整洁。

郭小峰皱着脸揉揉发硬的腿（因为他们是倒了两趟车、一趟地铁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这里的，而由于警用配备的提高，已经使他很多年不遭这样的罪了。），然后直起身冲着院子里面张望一番，才和女儿一起进了大门口的物业办公室。

主管孙经理是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略微花白的两鬓和脸上清晰的皱纹说明他属于面相偏老的类型，但和头发皮肤显示出的年龄相反的是他那即便坐着也依然清瘦挺拔的身板儿，他还有着剃得很精干的寸头和天然精干的眼睛，及其与之相配的不惑面容，那张脸似乎在告诉别人——我可什么都知道！

对于他们的到来，孙经理先投来不耐烦的一瞥，然后才勉强请他们在桌子对面坐下。

“我真不明白。”他放下报纸，“这个小事你们怎么扯不完？北京到处都缺搞卫生服务的人，换一个工作不行吗？”

“不是这个道理。”早就存好一肚子道理的爱梅马上义正辞严地反驳道，“离开可以，但你必须给一个合理的理由，你不能看外地人好欺负，就无缘无故地开了，这非常伤一个人的自尊，我们也有自尊！”

“自尊？我就是怕伤她自尊才没有说原因！”孙经理啪啪拍了几下桌子，“你知道吗？这里面可能牵扯偷窃，我的解决之道是最仁至义尽了，既没有指责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为什么撵走她，给她留足了面子，并且还给她多算了几天工资，还要我怎么样？”

郭小峰身体动了动，刚要说话，隔壁电话响了起来。

“喂，你好，广进公寓。”一个女声清晰地响起，“噢，是刘总，找孙经理，好，我这就去找他，您稍等。”

孙经理给他们做了个“稍候”的手势，站起来走了出去。

片刻，那边传来孙经理低沉的声音，听起来模糊了些。但也能从这边单方面的话语里判断出，那边似乎先寒暄一些无关紧要的问候，接着要求明年减低房租，但被孙经理打着哈哈婉拒了。

“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说一下。”郭小峰低声对满脸莫名的孙经理请求。

刚刚坐下的孙经理惊异地先看看面前这个一脸和气的男子，又瞄一眼自己刚走进来、就被这个男人走过去小心翼翼关上的门——这门平时是不关的：

“有必要吗？”他压着吃惊问。

“我觉得有，如果真有窃案。对了，我就是警察，是个刑警，虽然不是这里的。”郭小峰拿出证件递了过去。

孙经理低头看了看证件，迟疑地抬起头，眼前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人虽然身材高大魁梧，有股子威风劲儿，可他的

脸非常温和亲切，像是那种日子不错，因此总是笑咪咪的家伙，太不像个警察了。

稍稍迟疑之后，他轻咳一声说：“可我不想弄的——”

说到这里，他又看了看那扇被关上的门，想起眼前这位男人刚才刻意压低的嗓门，很聪明地停止了不必要的声明，换了渴望的语调问：

“我感觉你是很谨慎的？”

“当然，”郭小峰回答，然后站了起来，把椅子搬到离孙经理更近些的地方坐好，用更低而亲切的声音补充说，“谨慎是我们的职业要求之一，而这行我干了快三十年了，几乎跟我的胳膊一样，都长身上了。我可不会没什么事就大张旗鼓地调查什么，弄得人心惶惶，做生意不都忌讳不安全？和气生财嘛！不过——”

看着孙经理频频点着的头，郭小峰的神态声音又猛然一变，很有些恫吓意味儿（这会儿孙经理感觉对方很像一个警察了，而且是个很威风的警察）：

“很多事不是做鸵鸟就万事大吉了，每年我们那里都发生很多起入室抢劫盗窃的案件，去年就有一起恶性案件，就是过年前，一个窃贼，不！是盗窃杀人犯，和保姆联手盗窃抢劫，保姆踩点，一层几家都被抢了，后来因为其中一家主人回来，结果情急之下杀人灭口，哎呀！那场面——”

孙经理哆嗦了一下，他立刻联想起自家的钟点工。

“后来呢？”他慌忙问。

“后来只抓住了保姆，而那个凶手，悬赏至今，还没抓到

呢！你想，如果真发生了恶性案件，你捂得住吗？”

孙经理擦了把汗，轻舒一口气，然后用带着对自己曾经做了果断决定的满意口气回答：

“所以，防患于未然，我把她开了！”

对方微微一笑。

“你能确定一定是她吗？我这次来北京就是抓一个潜逃半年、衣冠楚楚的盗窃杀人犯，他就住在像你们这样高档——不，应该说还更高档的公寓里，进出大门，门卫每次都不忘给他敬礼呢！可他就是一个杀死出纳、偷走公司八十万现金的杀人犯！”

听得呆住的孙经理，片刻之后突然嘀咕道：“这暖气烧得太热了！”

说着，他又擦了擦额头，然后带着豁出去的表情对郭小峰说：“那我告诉你，你帮我判断判断，可你一定要谨慎，不要乱讲！是这样——”

又烦恼地抓抓头发，孙经理终于开始了叙述：

“从头说吧，我们这里共十座外观一模一样的三层小楼，除了我们这一座，其他全出租出去了，编号从A到J。事情发生在C座301，这套房子的租户是一家小的广告公司。前天一早，他们经理一脸不善地跑来告诉我，头天夜里他们屋里可能有人进去过，但门好好的。我赶紧跑过去。他的员工正在查看，屋里并不乱，但经理肯定地告诉我一定有人进去过，因为他是个细心人，首先发现书架上书的顺序错了。本来没在意，以为是哪个员工随手放乱了，但后来另外一个员工也发现自己的抽屉

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他们自己人互相询问，都否认了。经理感到问题严重，于是找到了我。我进去的时候每个人都在仔细核查自己的东西。当时我很紧张，你知道我们是做生意的，如果公寓有小偷这件事传出去，不仅影响新客户进入，只怕老客户也要跑掉一部分……然而万幸，这时，其中一个人发现自己抽屉里的五十块钱还好好躺着，那钱就在抽屉里最上面，一眼就能看见，小偷没理由没找到。这时，大家开始觉得可能是多心了，因为我们这里治安一向很好，出于维护——哦——我想你也能理解——”

“维护公寓名声的目的，对吗？”郭小峰及时补充说，笑得更加推心置腹，“我非常理解！换了是我也会这么做的。”

孙经理对面前的警察露出满意的微笑：

“对！所以我不得不强化他们这样的感觉，表示应该不会有小偷。经理也觉得有些抱歉，就解释因为昨天他们提了五万现金回来，今天一来发现屋里好像被人翻过，所以格外小心起来。我连忙问：‘那五万元呢？’经理回答：‘昨天晚上拿走了。’立刻，我悄悄委婉地问经理，会不会是他的手下，经理说这不可能，因为昨天所有员工都知道这个钱下班前要被拿走付账了。”

“那他们嚷嚷什么？听起来并没有真的丢什么。”竖着耳朵听了半天的爱梅，听到了这样的结果，立刻瞪着眼睛责问道，“而且，为此你还开除了唐婶儿？”

至此，郭小峰才知道他们代为讨公道的老乡姓唐。

孙经理也不甘示弱地回敬她一眼：

“我还没说完。然后，当我准备告辞出去的时候，我们的保